

旅途发现

茅岩河的前世与今生

□ 覃儿健

人们习惯于将一条河流分段命名。譬如澧水之桑植县郊一段称赤溪河，往下至老鸦槽称夹耳河，再往下称苦竹河；将青安坪洞子坊渡口至七年寨卡门下计约五公里河段称茅岩河；再往下称仙街河，再往下称鱼潭等等。

茅岩河是八百里澧水干流最为神奇险峻的一处河段。旧时，水上谋生的排客和船舵佬，一提起茅岩河既津津乐道又心惊胆颤。

我家住在茅岩河岸边，可以说我是听着茅岩河的故事长大的。

提起茅岩河，人们首先要说的自然是那凶险至极的茅岩滩。茅岩滩不是一个滩，而是十数个大小滩头连在一起，绵延至十余米。且河道乱石嵯峨，弯弯曲拐。河水在石壁高耸乱石嵯峨的河道中左冲右突，腾跃翻卷，激起排空巨浪，发出震耳涛声。有道是：茅岩九十九道滩，滩滩都是鬼门关。过去那些排客和船舵佬，最怕就是走茅岩。若是老把式尚能涉险过关，要是新手十有七八都会弄得排散船翻。

至于茅岩滩的形成，家乡有传说，说是早年茅岩河东岸，住有数十户叶姓人家。一日，一白胡子老头搬着一根竹篙沿着河岸来回呼喊：搬高 搬高，岸上人不以为然。岸上人讪笑说：哪个不晓得你搬着篙啊，叫啥哩叫！三日，忽然一阵风沙走石，山崩了。东岸叶姓大小百余口人被崩塌的山石掩埋。山石由东岸座移至西岸，堵断了茅岩河，河里舟楫不通，人们往来不便。忽一日，白胡子老头儿又来说：要得茅岩开，除非老龙来！人们忙在河岸边建龙王庙，天天焚香拜祭。果一日，茅岩忽然开了，留下这弯弯拐拐的河道，始成这天下少有的茅岩滩。

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后来我在地方史志中求得相关印证。得知清乾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茅岩崩山，河道堵塞，河水回流至桑植赤溪河。直到清光緒庚寅年（公元1890年）冬，在桑植新任县长龙起涛的主持下，才将茅岩河炸通。此间相距104年。

其次要说的茅岩河两岸的若干传奇。

覃屋王是元末明初时当地一位民族起义英雄。人们出于对英雄的崇敬和膜拜，将覃屋的事迹演义成神话予以时代传颂。覃屋王与明朝官兵最后决战于茅岩河边的七年寨（传说覃屋在此与明军鏖战七年，此地故名七年寨），故于茅岩河留下了遍地遗迹。

茅岩河西岸石壁上有着覃屋屯兵洞。其洞幽深无比，上世纪七十年青安十数人入洞找水，经七天七夜未穷其尽头。

平凡人生

我的一次搜查

□ 孙若晗

2019年11月13日，市技校吴某被留置的当天，我参与了对其住处的搜查，那次搜查并没有电视剧里家藏万贯的惊天动地，也没有峰回路转的曲折离奇，让我想拿笔记下来的是，那个平凡的家。

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三层小楼，房间众多，装饰简单，家具大多上了年头，像是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朴素整洁却充满了烟火气。按照以往的经验，面对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家属总是排斥的。我们像往常一样做好了家属随时哭天抢地的应对，甚至 布防了专门负责安抚的人员，可这一次，似乎显得有点多余。女主人李某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没有哭闹，没有像别的对象家属那样急于撇清夫妻间的财务关系，也没有向我们信誓旦旦地以示清白。她只是微笑着豁达地说着相信组织，带着置身事外的淡定，配合我们开始搜查。

我们从楼顶的杂物间开始工作，陈旧的家具，泛黄的被褥，整齐的衣物，甚至收藏着李某儿子小学时的文具和书本。李某说他们一家子平常就喜欢收集旧物，舍不得扔，二十多年了，收收捡捡，就一直搁在角落。她有条不紊地介绍着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箱子里的物品，像是数着几十年的记忆，每一笔都鲜活得如在昨日。

沿着被擦得反光的楼梯拾级而下，走进楼下的一间房，除了一张老旧的床，窗边立着古朴的衣柜，最新的应该是桌子上当月的报纸杂志，有些上面还画了圈圈线。李某介绍说这是家里老人的卧室，老人家平时没什么爱好，就喜欢读书看报。整栋房里最热闹的应该算是厨房，一尘不染的厨台上整齐地码放着各色调料，白净的墙壁上鳞次挂满了各式锅碗瓢盆，像是刚刚酣战完收盔挂甲，腾腾的热气诉说着数不尽的家长里短和酸甜苦辣。

整个搜查过程，李某忙着给我们翻箱倒柜，甚至端茶送水，和我们说说笑笑，自始至终没有一次喊冤叫屈也没有半句担心吴某的话。我以为可能夫妻之

史载洞壁某处有成堆黑米，疑为覃屋遗下的军粮。

覃屋洞口有覃屋古堡。茅岩河东岸一古栈道旁有大小四十八个碓窝凹，传言为当年覃屋春制火药留下的器物。

茅岩河东岸有覃屋的钓鱼台，有人曾在其土层下挖得若干古陶瓷。

茅岩河那高约百丈的石壁洞穴中，有一状如石篙的条形器物，传言那是覃屋遗下的一支利刃刀柄枪。

如此遗迹在茅岩河还有很多很多。那时走茅岩，船家必点着这处处遗迹娓娓道说一番。其说者津津乐道，听者聚精会神。悠悠间时空拉近，似觉覃屋刚刚离去一样。

小时候我常在茅岩河玩耍，听惯了茅岩河涛声，看惯了茅岩河的景致，以至多少年后，只要一提起茅岩河，我脑中就有轰隆隆涛声作响，眼前便翻卷起那腾空的白浪。茅岩河那处处古迹皆为我亲眼所见，且在我脑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九八六年，县旅游局相中了茅岩河那激流险滩和两岸厚重的历史文化及雄奇的峡谷风光，开发茅岩河漂流旅游，茅岩河不知惊艳了多少游人！

一九九六年，随着鱼潭大坝的截流蓄水，茅岩河变成一派泱泱平湖。茅岩河九十九道滩及其两岸那诸多古迹景物统统沉入湖底。

茅岩河彻底改变了模样。茅岩河由一条桀骜狂奔的神奇骏马变成了一位温婉柔情的佳人。

人们称现在的茅岩河为 茅岩平湖。

茅岩平湖真的如美丽的少妇一般显得温情无比。满湖碧绿的湖水静静地如美人般躺在峡谷间。阳光朗照，微风轻拂，湖水闪着粼粼的波光。两岸的石壁青峰象多情的男人一样忠实地守候在美人身旁，且将其雄健身姿倒映湖中，与美人作着甜蜜的亲昵。这时你摇一叶小舟，打湖面轻轻走过，只感到山是醉的，水是醉的，人的心也醉了。

茅岩平湖如今成了张家界一处美景。

茅岩河嬗变为茅岩平湖后，茅岩河漂流移址在茅岩河下游热水坑至撑架岩河段。此河段石壁雄峙，峡谷幽深，河流急湍，滩多浪险，不与茅岩河作伴。

如此，茅岩河当有了华丽新生。我怀念茅岩河的前世。我祝福茅岩河的今生。

张四季是我联系的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六年前，我就与他家结下不解之缘。他家住在武陵源区中湖乡檀木岗村屈家岗组，距离中湖集镇不到十分钟车程。他家屋后有一棵高大的古树，生长在公路边的悬崖之上，几里之外就能远远望见，可以说是他家的天然地标。那是一棵南酸枣树，树龄超过两百年。它像一把巨伞，荫庇着张四季这个贫困的家庭；它又像一位历史老人，见证着张四季一家的变迁。

武陵源区启动精准扶贫工作时，我们区政协机关作为牵头单位，被安排到中湖乡檀木岗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区国税局、区卫健局协助。这个村共有一百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们区政协机关干部每人分配了六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我联系的六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就有张四季。

从那棵古老的南酸枣树下经过，第一次走进张四季家，我就感到精准扶贫工作 压力山大。张四季当时不到六十岁，瘦高个，瘸着腿，佝偻着，拄着一根拐杖，恰似土家农人的旧犁铧。他头发稀疏，一张瘦削的脸上挂满愁容，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大了十多岁，就像一个糟老头。从张四季的外表，我就能感受到他生活的压力。之前，我就听村干部对张四季家作了介绍，这是一个残疾人家庭。张四季听力三级残疾，下肢四级残疾。他的妻子听力二级残疾。女儿已出嫁，儿子二十三岁，在广东打工。我无法与张四季正常交流，只能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张四季和他的妻子虽然耳聋，但都是初中文化，能读能写。

我在纸上写道：你家生产情况如何？生活上有哪些困难？张四季保姆共四人。天公作美，女儿周岁正值周六。那时候，没有法定双休日，周末休息一天半，即周六半天，星期天一天。我的上班模式很固定，都是周六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决定给女儿举行抓周仪式后，我便抽时间在工作单位附近的集镇采购了一些诸如水果糖、糕点、小玩具、小工具、文具、图书之类的小物品装入一个大帆布袋，做好时列焉的准备。

周六那天，我一反常态，通知取消每周的集体放学活动，改由分班放学，骑上结婚后攒了一年工资买的一辆松鹤牌轻便单车，挎上帆布袋疾驰回家。到家的时候，女儿正跟着小保姆蹒跚学步。时值早春，乍暖还寒。女儿还穿着厚实的棉衣，戴着妻亲手编织的毛线尖帽。棉衣粉红，尖帽金黄，金粉搭配、格外漂亮。见我回家，她撇下保姆，向我扑来，步履踉跄，恰似一只肉球歪斜滚动。看着天真烂漫的女儿，我临时决定去镇上的照相馆把她周岁的模样记录下来。陪女儿嬉戏了一会儿后，妻下班归来。我嘱保姆留守家中并准备晚餐，便起身去照相馆。在照相馆，我们照了四张相，我们夫妇和女儿的合影

保姆共四人。天公作美，女儿周岁正值周六。那时候，没有法定双休日，周末休息一天半，即周六半天，星期天一天。我的上班模式很固定，都是周六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决定给女儿举行抓周仪式后，我便抽时间在工作单位附近的集镇采购了一些诸如水果糖、糕点、小玩具、小工具、文具、图书之类的小物品装入一个大帆布袋，做好时列焉的准备。

周六那天，我一反常态，通知取消每周的集体放学活动，改由分班放学，骑上结婚后攒了一年工资买的一辆松鹤牌轻便单车，挎上帆布袋疾驰回家。到家的时候，女儿正跟着小保姆蹒跚学步。时值早春，乍暖还寒。女儿还穿着厚实的棉衣，戴着妻亲手编织的毛线尖帽。棉衣粉红，尖帽金黄，金粉搭配、格外漂亮。见我回家，她撇下保姆，向我扑来，步履踉跄，恰似一只肉球歪斜滚动。看着天真烂漫的女儿，我临时决定去镇上的照相馆把她周岁的模样记录下来。陪女儿嬉戏了一会儿后，妻下班归来。我嘱保姆留守家中并准备晚餐，便起身去照相馆。在照相馆，我们照了四张相，我们夫妇和女儿的合影

保姆共四人。天公作美，女儿周岁正值周六。那时候，没有法定双休日，周末休息一天半，即周六半天，星期天一天。我的上班模式很固定，都是周六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决定给女儿举行抓周仪式后，我便抽时间在工作单位附近的集镇采购了一些诸如水果糖、糕点、小玩具、小工具、文具、图书之类的小物品装入一个大帆布袋，做好时列焉的准备。

周六那天，我一反常态，通知取消每周的集体放学活动，改由分班放学，骑上结婚后攒了一年工资买的一辆松鹤牌轻便单车，挎上帆布袋疾驰回家。到家的时候，女儿正跟着小保姆蹒跚学步。时值早春，乍暖还寒。女儿还穿着厚实的棉衣，戴着妻亲手编织的毛线尖帽。棉衣粉红，尖帽金黄，金粉搭配、格外漂亮。见我回家，她撇下保姆，向我扑来，步履踉跄，恰似一只肉球歪斜滚动。看着天真烂漫的女儿，我临时决定去镇上的照相馆把她周岁的模样记录下来。陪女儿嬉戏了一会儿后，妻下班归来。我嘱保姆留守家中并准备晚餐，便起身去照相馆。在照相馆，我们照了四张相，我们夫妇和女儿的合影

保姆共四人。天公作美，女儿周岁正值周六。那时候，没有法定双休日，周末休息一天半，即周六半天，星期天一天。我的上班模式很固定，都是周六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决定给女儿举行抓周仪式后，我便抽时间在工作单位附近的集镇采购了一些诸如水果糖、糕点、小玩具、小工具、文具、图书之类的小物品装入一个大帆布袋，做好时列焉的准备。

张四季的微笑

□ 胡少丛

看了我写在纸上的文字，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他的意思是说，他家有三百多亩地，平时种些玉米、红薯、黄豆之类，此外还养一些鸡，有时一年养一头猪。他的主要困难是房子漏雨，客厅有一面墙开裂了。我专门查了他家的房屋，是砖混结构，上下两层，大约两百平方米。那面开裂的墙，有一条两公分左右的裂缝，从一楼一直开裂到二楼，大约五六米长。

回到檀木岗村部，我向村干部说起了张四季家房屋墙体开裂的事。村干部说，张四季家现在的房子是几年前村里帮他家修的，他家以前的房子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垮掉了。那天晚上，他家就张四季一人在家，幸好睡在谷仓旁，否则极可能被垮塌的房屋砸死。墙裂缝，是因墙基下沉。

贫穷总是有原因的。张四季家的贫穷，主要是因为张四季夫妻俩都是残疾人，儿子也还没成家，家底薄。张四季的父辈也很贫穷。张四季一共有六兄弟，他排行第四，因此父亲给他取名张四季。

人生如四季，总有丰收的季节。通过兜底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一系列措施，仅两年时间，武陵源区就在全省率先宣告脱贫。张四季一家享受到了低保、困难残疾人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区级产业分红、乡级产业分红、家庭产业补贴、生态公益林补贴等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这些扶贫政策带来的收益，加上他儿子外出务工收入，二零一六年底，他们家庭总收入达到了四万多元，人均收入有一万多元，远远超过脱贫标准。张四季终于迎来他人生的第一次最大收获。二零一七年以后，中湖乡檀木

岗村仍有七十多户脱贫巩固户和跟踪服务户。张四季属于脱贫巩固户，我继续联系张四季家。

按照精准扶贫政策标准，张四季家已经脱贫了，但是他们一家人心理上依然没有 脱贫。张四季多次对我说：胡主任，你要是帮助我们家把房子翻修好了，我们就真正脱贫了。

按照武陵源区住建部门的鉴定，张四季家的房屋属于B级危房，不属于翻修重建的范畴。但是，由于张四季家的房屋是用水泥砖修建的，内外都没有刷白，屋顶盖的是小青瓦，容易松动漏雨，年长日久，整个房子黑黢黢的，给人的感觉很陈旧，再加上家客厅一面墙又有一道长长的裂缝，总给人破败之感。这无疑与张四季一家心中渴望的体面生活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我将张四季家的房屋陈旧、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以及张四季一家人心理上未脱贫的问题多次向村干部反映，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我担心张四季家的安全，也担心张四季儿子因为房子有安全隐患影响成家。如果村里不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以张四季一家目前的收入水平来看，仅能维持温饱，根本无法整修或重建房子。张四季的儿子已二十八岁，再不抓紧时间，成了大龄青年更难找对象。儿子不 脱单，那么贫困就会在张四季家继续 代际传播。听了我的这些分析，村干部觉得有道理，能充分体谅张四季一家的难处和苦恼，但又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村里最后争取到三万元经费。张四季家房屋的加固和整修工程于五月初动工。六月初，当我照例走访张四季家的时候，那栋陈旧的房屋已经整修一新。房屋屋顶已做了

防漏处理，小青瓦换成了大琉璃瓦，房屋基础也做了加固处理，墙体裂缝修补好了，内外墙全刷成了白色，屋里还吊了顶，整座房屋内外仿佛新建的一样。我走进屋里时，张四季已经是满脸微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四季露出这般幸福的笑容。微笑是需要力量的。我坚信，张四季已经从精准扶贫政策中获得了生活的力量。张四季微笑着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胡主任！我也笑着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党的精准扶贫政策！

张四季一家终于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脱贫，儿子的 脱单也有了希望。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很高兴。我不禁给张四季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家房屋已经整修一新。他很高兴，我听出了他的欣喜之情。我说，你好好工作吧，下次一定要找个女朋友带回家。

我离开时，张四季一瘸一拐地赶到门外对我说：胡主任，我家房子整修好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我想请个酒，您看行不行？我想请您和其他扶贫干部，村干部和亲戚朋友，一起喝杯喜酒。我赶紧说：不行！绝对不行！现在城区和农村都禁止随便喝酒。疫情期间，该喝的酒都不能喝。我边说边斩钉截铁地摆手，做着否定的手势。他看懂了，说：不准喝酒啊！那就算了。我在心里默默祝愿他们一家能把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感恩化为对创造未来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望着张四季整修一新的房屋，又仰望眼前那棵百年南酸枣树。古老的南酸枣树伟岸而挺拔，绿荫如盖；张四季家的房屋掩映在一片树丛中，旧貌新颜。六年来，我经常在此驻足，这一次，竟发现眼前的风景如此美。

抓周

□ 熊永清

一张，我和女儿的合影一张，妻子和女儿的合影一张，女儿的单人相一张，花去了我家半个月的生活费。付费时虽有些心疼，但还是很果断。

从照相馆归来，吃完晚餐，夜幕降临，抓周活动开始。我在卧室兼书房的外间摆上平时就餐用的小方桌，从帆布袋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糕点、玩具等小物品，一件一件地有序摆上，妻叫小保姆将饭后又在操场上学步的女儿带回。就在女儿扶墙进屋的一刹那，我突发奇想地将桌上物件数了一遍，发觉只有十七件，距吉祥数字十八还差一件之逼。我叫停了正准备拉女儿上桌的妻子，让她等一等，说再找下凑齐十八件。我四下打量，发现没有合适的东西，便躬身拉开妻的办公抽屉，希望找到一件合适的物品。就在躬身过程中，挂在中山装上衣左上侧口袋的一支钢笔，以硬度姿态提醒了它的存在。那是一支内胆吸入红墨水，用作批改学生作业的黑色钢笔。当时，我养成了随时随地为学生面批作业的习惯，红墨水钢笔随身带。我掏出红墨水钢笔放入方桌中部后，让妻子将女儿带向桌旁，仔细观察着她的举手投足。只见她踉跄几步上前，左手扶住桌

沿，右手伸向了我最后放上去的那支红墨水钢笔，然后敏捷地倾胸接触桌沿，松开左手，双手捧笔，放入口中吮吮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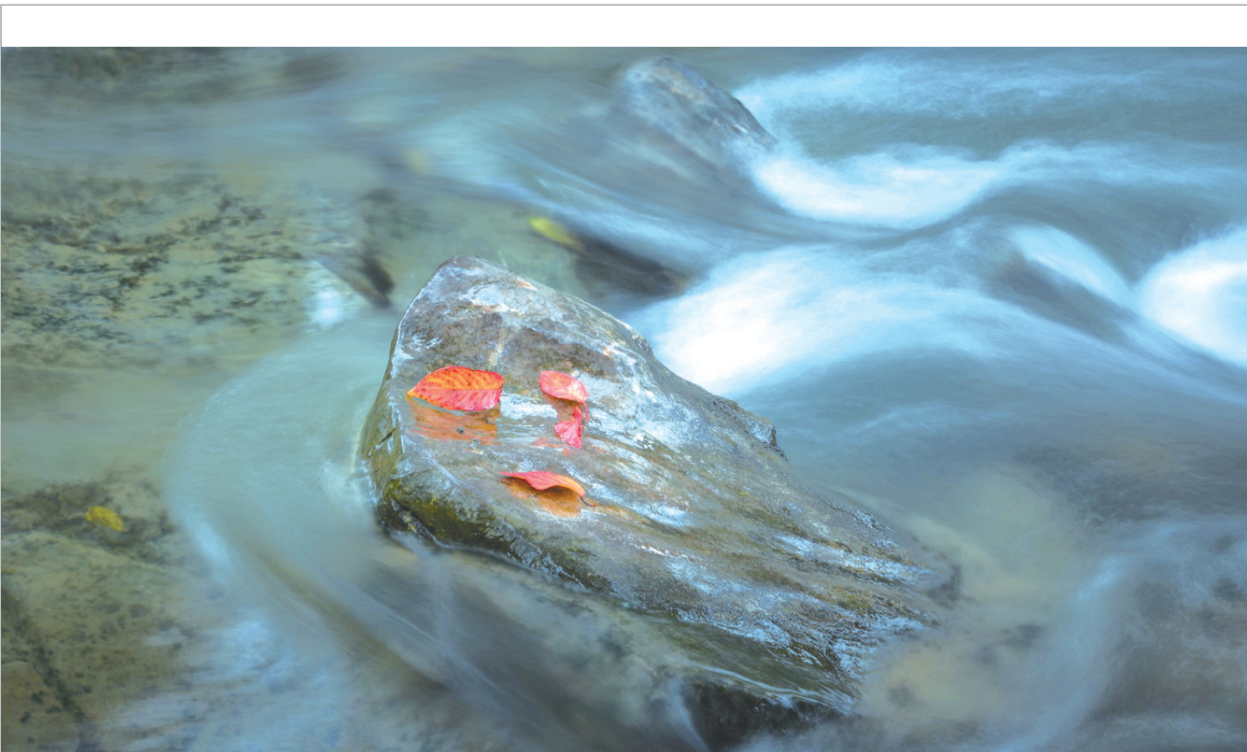
抓支笔有什么意思？妻嘟囔着。这孩子以后一定会继承我的衣钵，当个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回想着妻的嘟囔。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讲台。再后来，女儿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力主她填报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女儿大学毕业时，我又怂恿她报考中学语文教师。

女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学语文老师后的一天，我去她办公室找她谈点私事。她不在，等候她时，无意翻看了几本她给学生批改的作文本。透过学生作文批语，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抓周只是一种民间风俗，占卜未来不可当真。但自从女儿抓周握住红墨水钢笔后，她长大的每一年，我都期盼她继承我的衣钵，这是真的。

记一次抓周，希冀女儿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



流淌的时光 苗青摄

张其成